

四十 自述

胡適
著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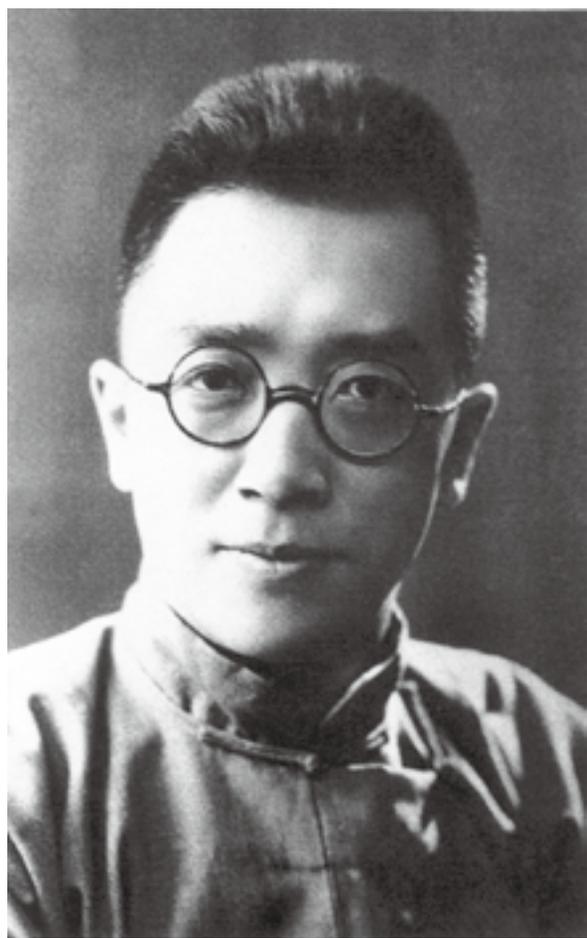
胡適著

四十自述

錢玄同題



《四十自述》寫於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二年九月，上海亞東圖書館一九三三年首次出版。



目錄

自序	009
序幕 我的母親的訂婚	013
第一章 九年的家鄉教育	035
第二章 從拜神到無神	061
第三章 在上海(一)	077
第四章 在上海(二)	101
第五章 我怎樣到外國去	129
附錄 逼上梁山——文學革命的開始	155
胡適年譜	211

自序

我在這十幾年中，因為深深的感覺中國最缺乏傳記的文學，所以到處勸我的老輩朋友寫他們的自傳。不幸的很，這班老輩朋友雖然都答應了，終不肯下筆。最可悲的一個例子是林長民先生，他答應了寫他的五十自述作他五十歲生日的紀念；到了生日那一天，他對我說：「適之，今年實在太忙了，自述寫不成了；明年生日我一定補寫出來。」不幸他慶祝了五十歲的生日之後，不上半年，他就死在郭松齡的戰役裡，他那富於浪漫意味的一生就成了一部人間永不能讀的逸書了！

梁啟超先生也曾同樣的允許我。他自信他的體力精力都很強，所以他不肯開始寫他的自傳。誰也不料那樣一位生龍活虎一般的中年作家只活了五十五歲！雖然他的信札和詩文留下了絕多的傳記材料，但誰能有他那樣「筆鋒常帶情感」的健筆來寫他那五十五年最關重要又最有趣味的的生活呢！中國近世歷史與中國現代文學就都因此

受了一樁無法補救的絕大損失了。

我有一次見著梁士詒先生，我很誠懇的勸他寫一部自敘，因為我知道他在中國政治史與財政史上都曾扮演過很重要的腳色，所以我希望他替將來的史家留下一點史料。我也知道他寫的自傳也許是要替他自己洗刷他的罪惡；但這是不妨事的，有訓練的史家自有防弊的方法；最要緊的是要他自己寫他心理上的動機，黑幕裡的線索，和他站在特殊地位的觀察。前兩個月，我讀了梁士詒先生的訃告，他的自敘或年譜大概也就成了我的夢想了。

此外，我還勸告過蔡元培先生，張元濟先生，高夢旦先生，陳獨秀先生，熊希齡先生，葉景葵先生。我盼望他們都不要叫我失望。

前幾年，我的一位女朋友忽然發憤寫了一部六七萬字的自傳，我讀了很感動，認為中國婦女的自傳文學的破天荒的寫實創作。但不幸她在一種精神病態中把這部稿本全燒了。當初她每寫成一篇文章寄給我時，我因為尊重她的意思，不曾替她留一個副本，至今引為憾事。

我的《四十自述》，只是我的「傳記熱」的一個小小的表現。這四十年的生活

可分作三個階段，留學以前為一段，留學的七年（一九一——一九一七）為一段，歸國以後（一九一七——一九三一）為一段。我本想一氣寫成，但因為種種打斷，只寫成了這第一段的六章。現在我又出國去了，歸期還不能確定，所以我接受了亞東圖書館的朋友們的勸告，先印行這幾章。這幾章都先在《新月》月刊上發表過，現在我都從頭校改過，事實上的小錯誤和文字上的疏忽，都改正了。我的朋友周作人先生，葛祖蘭先生，和族叔董人先生，都曾矯正我的錯誤，都是我最感謝的。

關於這書的體例，我要聲明一點。我本想從這四十年中挑出十來個比較有趣味的題目，用每個題目來寫一篇小說式的文字，略如第一篇寫我的父母的結婚。這個計劃曾經得死友徐志摩的熱烈的讚許，我自己也很高興，因為這個方法是自傳文學上的一條新路子，並且可以讓我（遇必要時）用假的人名地名描寫一些太親切的情緒方面的生活。但我究竟是一個受史學訓練深於文學訓練的人，寫完了第一篇，寫到了自己的幼年生活，就不知不覺的拋棄了小說的體裁，回到了謹嚴的歷史敘述的老路上去了。這一變頗使志摩失望，但他讀了那寫家庭和鄉村教育的一章，也曾表示讚許；還有許多朋友寫信來說這一章比前一章更動人。從此以後，我就爽性這樣寫

序
幕

我的
母親的
訂婚



—

太子會〔二〕是我們家鄉秋天最熱鬧的神會，但這一年的太子會卻使許多人失望。神傘一隊過去了。都不過是本村各家的綾傘，沒有甚麼新鮮花樣。去年大家都說，恆有綢緞莊預備了一頂珍珠傘。因為怕三先生說話，故今年他家不敢拿出來。崑腔今年有四隊，總算不寂寞。崑腔子弟都穿著「半截長衫」，上身是白竹布，下半是湖色杭綢。每人小手指上掛著湘妃竹柄的小紈扇，吹唱時紈扇垂在笙笛下面搖擺著。

扮戲今年有六齣，都是「正戲」，沒有一齣花旦戲。這也是三先生的主意。後村的子弟本來要扮一齣《翠屏山》，也因為怕三先生說話，改了《長坡》。其實七月的日光底下，甘糜二夫人臉上的粉已被汗洗光了，就有潘巧雲也不會怎

【一】太子會是皖南很普遍的神會，據說太子神是唐朝安史之亂時保障江淮的張巡，許遠。何以稱「太子」，現在還沒有滿意的解釋。

樣特別出色。不過看會的人的心裡總覺得後村很漂亮的小棣沒有扮潘巧雲的機會，只扮作了糜夫人，未免太可惜了。

今年最掃興的是沒有扮戲的「抬閣」。後村的人早就練好了兩架「抬閣」，一架是《龍虎鬥》，一架是《小上墳》。不料三先生今年回家過會場，他說抬閣太高了，小孩子熱天受不了暑氣，萬一跌下來，不是小事體。他極力阻止，抬閣就扮不成了。

粗樂和崑腔一隊一隊的過去了。扮戲一齣一齣的過去了。接著便是太子的神轎。路旁的觀眾帶著小孩的，都喊道，「拜呵！拜呵！」許多穿著白地藍花布褂的男女小孩都合掌拜揖。

神轎的後面便是拜香的人！有的穿著夏布長衫，捧著炷香；有的穿著短衣，拿著香爐掛，爐裡燒著檀香。還有一些許願更重的，今天來「吊香」還願；他們上身穿著白布褂，繫著朱青布裙，遠望去不容易分別男女。他們把香爐吊在銅上，把子 在手腕肉裡，塗上香灰，便可不流血。今年吊香的人很多，有的只吊在



左手腕上，有的雙手都吊；有的只吊一個小香爐，有的一隻手腕上吊著兩個香爐。他們都是虔誠還願的人，懸著掛香爐的手腕，跟著神轎走多少里路，雖然有自家跟著打扇，但也有半途中了暑熱走不動的。

* * * *

馮順弟攬著她的兄弟，跟著她的姑媽，站在路邊石磴上看會。她今年十四歲了，家在十里外的中屯，有個姑媽嫁在上莊，今年輪著上莊做會，故她的姑丈家接她姐弟來看會。

她是個農家女子，從貧苦的經驗裡得著不少的知識，故雖是十四歲的女孩兒，卻很有成人的見識。她站在路旁聽著旁人批評今年的神會，句句總帶著三先生。「三先生今年在家過會，可把會弄糟了。」「可不是呢，抬閣也沒有了。」「三先生還沒有到家，八都的鴉片煙館都關門了，賭場也都不敢開了。七月會場上沒有賭場，又沒有煙燈，這是多年沒有的事。」

看會的人，你一句，他一句，順弟都聽在心裡。她心想，三先生必是一個了

糜舅要把那幾個菩薩拖下來去到毛廁裡去。他今夜嘴裡亂說話，怕是得罪了神道，神道怪下來了。」

這幾句話，他低低的說，我靠在母親懷裡，全聽見了。我心裡正怕喝醉了酒，母親要責罰我；現在我聽了長工的話，忽然想出了一條妙計。我想：「我胡鬧，母親要打我；菩薩胡鬧，她不會責怪菩薩。」於是我就鬧的更兇，說了許多瘋話，好像真有鬼神附在我身上一樣！

我母親著急了，叫硯香來問，硯香也說我日裡的確得罪了神道。母親就叫別人來抱住我，她自己去洗手焚香，向空中禱告三門亭的神道，說我年小無知，觸犯了神道，但求神道寬洪大量，不計較小孩子的罪過，寬恕了我。我們將來一定親到三門亭去燒香還願。

這時候，鄰舍都來看我，擠滿了一屋子的人，有些婦女還提著「火筒」（徽州人冬天用瓦爐裝炭火，外面用篾絲作籃子，可以隨身攜帶，名為火筒），房間裡悶熱的很。我熱的臉都紅了，真有點像醉人。



忽然門外有人來報信，說，「龍燈來了，龍燈來了！」男男女女都往外跑，都想趕到十字街口去等候看燈。一會兒，一屋子的人都散完了，只剩下我和母親兩個人。房裡的悶熱也消除了，我也疲倦了，就不知不覺的睡著了。

母親許的願好像是靈應了。第二天，她教訓了我一場，說我不應該瞎說，更不應該在神道面前瞎說。但她不曾責罰我，我心裡高興，萬想不到我的責罰卻在一個月之後。

過了一個月，母親同我上中屯外婆家去。她拿出錢來，在外婆家辦了豬頭供獻，備了香燭紙錢，她請我舅舅領我到三門亭裡去謝神還願。我舅舅是個虔誠的人，他恭恭敬敬的擺好供獻，點起香燭，陪著我跪拜謝神。我忍住笑，恭恭敬敬的行禮——心裡只怪我自己當日扯謊時不曾想到這樣比捱打還更難為情的責罰！

直到我二十七歲回家時，我才敢對母親說那一年元宵節附在我身上胡鬧的不是三門亭的神道，只是我自己。母親也笑了。

第三章

在上海（一）



—

光緒甲辰年（一九〇四）的春天，三哥的肺病已到了很危險的時期，他決定到上海去醫治。我母親也決定叫我跟他到上海去上學。那時我名為十四歲，其實只有十二歲有零。這一次我和母親分別之後，十四年之中，我只回家三次，和她在一塊的時候還不到六個月。她只有我一個人，只因為愛我太深，望我太切，所以她硬起心腸，送我向遠地去求學。臨別的時候，她裝出很高興的樣子，不曾掉一滴眼淚。我就這樣出門去了，向那不知的人海裡去尋求我自己的教育和生活——孤零零的一個小孩子，所有的防身之具只是一個慈母的愛，一點點用功的習慣，和一點點懷疑的傾向。

我在上海住了六年（一九〇四—一九一〇），換了四個學校（梅溪學堂，澄衷學堂，中國公學，中國新公學）。這是我一生的第二個段落。

* * * *

我父親生平最佩服一個朋友——上海張煥綸先生（字經甫）。張先生是提倡新教育最早的人，他自己辦了一個梅溪書院，後來改為梅溪學堂。二哥，三哥都在梅溪書院住過，所以我到了上海也就進了梅溪學堂。我只見過張煥綸先生一次，不久他就死了。現在談中國教育史的人，很少知道這一位新教育的老先鋒了。他死了二十二年之後，我在巴黎見著趙詒珠璣先生（字頌南，無錫人），他是張先生的得意學生，他說他在梅溪書院很久，最佩服張先生的人格，受他的感化最深。他說，張先生教人的宗旨只是一句話：「千萬不要僅僅做個自了漢。」我坐在巴黎鄉間的草地上，聽著趙先生說話，想著趙先生夫婦的刻苦生活和奮鬥精神——這時候，我心裡想：張先生的一句話影響了他的一個學生的一生，張先生的教育事業不算是失敗。

梅溪學堂的課程是很不完備的，只有國文，算學，英文三項。分班的標準是國文程度。英文，算學的程度雖好，國文不到頭班，仍不能畢業。國文到了頭班，英文，算學還很幼稚，卻可以畢業。這個辦法雖然不算頂好，但這和當時教會學



張煥綸（一八四六—一九〇四），近代小學教育的創始人。上海第一所近代小學——梅溪書院的創辦人。張煥綸與胡適的父親私交頗深，是胡鐵花生前最佩服的一個朋友。胡適得以進入梅溪書院估計亦與此有關。



梅溪學堂，是近代上海最早的小學之一。胡適曾經在這裡學習將近一年時間。這一年對胡適的成長至關重要。在這裡他第一次接觸到了新學和革命思想。後來胡適回憶道：「這一年，我們都經歷了思想上的一種激烈變動，都自命為『新人物』了」。圖為一九二一年的梅溪書院全圖。



堂的偏重英文，都是過渡時代的特別情形。

我初到上海的時候，全不懂得上海話。進學堂拜見張先生時，我穿著藍呢的夾袍，絳色呢大袖馬褂，完全是個鄉下人。許多小學生圍攏來看我這鄉下人。因為我不懂話，又不曾「開筆」做文章，所以暫時編在第五班，差不多是最低的一班。班上讀的是文明書局的《蒙學讀本》，英文班上用《華英初階》，算學班上用《筆算數學》。

我是讀了許多古書的，現在讀《蒙學讀本》，自然毫不費力，所以有工夫專讀英文，算學。這樣過了六個星期。到了第四十二天，我的機會來了。教《蒙學讀本》的沈先生大概也瞧不起這樣淺近的書，更料不到這班小孩子裡面有人站起來駁正他的錯誤。這一天，他講的一課書裡有這樣一段引語：

傳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

胡適年譜



一八九一年

一歲

十二月十七日 生於上海大東門外。

一八九二年

二歲

二月底 隨母馮順弟移居浦東。

一八九三年

三歲

二月 隨母去台灣其父胡傳任所，先住台南，後遷台東。

一八九四年

四歲

在台東由父胡傳教認方塊漢字。

一八九五年

五歲

二月 因中日戰爭爆發，隨母離台灣回上海。

三月 去祖籍安徽績溪上莊，進家塾讀書。
八月 父胡傳病死於廈門。

一八九六年 六歲

在家塾讀書。

一八九七年 七歲

在家塾讀書。

一八九八年 八歲

在家塾讀書。

一八九九年 九歲

在家塾讀書。開始接觸中國古典小說。